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Ontology of The Dadao Philosophy

Spirituality of Heart:

A Study of Human Spirituality and Ontology of Heart

大道哲学通书

第四卷

心性灵明论

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 一部为人文精神发展提供心性本体论的著作
- 一部为国家民族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的著作
- 一部研究圣治之道、重建华夏礼义之邦的著作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大道哲学通书

第四卷

心性灵明论

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道哲学通书. 第4卷,心性灵明论/司马云杰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80-6764-3

I. ①大… II. ①司… III. ①精神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7989号

大道哲学通书·第4卷

心性灵明论

司马云杰 著

策 划:陈小兰

责任编辑:马 颖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杨庄双欣装订厂

版 次:2012年4月北京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720×1030 1/16开

印 张:34.25

字 数:596千字

插 页:2

定 价:59.00元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大道哲学通书》序言

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宇宙万物本原的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天地万物化育法则所提升出来的形上之道，亦即万物生化的宇宙原理。故曰：“大哉圣入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故大道即形而上学之道，即哲学本体论之道，即天地之道，即“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之道，亦即先王开物成务，“知周乎万物而不遗”之道。大道哲学即此大道本体论哲学也。

形上大道本体，虽然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其发用流行，则可见诸鸢飞鱼跃、风动蛇行。其乌黑鹄白，雄鸣雌应，阳抱阴合，万物化生，无处不是此道流行！故老子讲：“大道汜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因此，中国文化的“道”或大道本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存在，并不是空悬着的，不是置于彼岸世界的，而是可周流宇宙、贯通万物，向下落实为万物生化及文化历史领域各种存在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存在。《大道哲学通书》，即贯通大道本体论之书也。

世界各族人民之文化精神，皆是以其形而上学最高本体存在为根据的。正如西方文化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逻辑斯”与上帝的存在，印度文化精神从来没离开过“梵”的存在，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形上之“道”的存在，没离开过大道哲学本体论的存在。三皇五帝，历代圣贤明哲，行王道，回造化，图善治，开文明，无不是贯通“道”的精神，贯通大道哲学精神，无不以形上之“道”的大法则、大哲理而功德于天下。《大道哲学通书》，亦即贯通中国文化几千年根本精神之书也。

以大道本体贯通一切、旁通一切而为书，就是《大道哲学通书》。它包括《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五卷著作。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乃是从最高本体论对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心性精神所作的文化哲学阐释，亦是从大道哲学出发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归复与还原。五卷“通书”依其内在逻辑，首卷《大道运行论》研究了中国文化哲学的最高本体论与根本精神；紧接第二卷《绵延论》研究了这

2 心性灵明论

种精神的绵延之理；尔后第三卷《盛衰论》将大道本体论贯通于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了中国历史哲学及盛衰治乱之理；继之第四卷《心性灵明论》，将大道本体贯通于人心人性，研究了心性本体与人文精神创造；最后第五卷《道德本体论》则将大道本体贯通伦理道德领域，研究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的研究内容及先后次第如下：

第一卷 大道运行论

——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

第二卷 绵延论

——关于中国文化绵延之理的研究

第三卷 盛衰论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第四卷 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第五卷 道德本体论

——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

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全部贯通大道本体，贯通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其为道也，周行不殆，独立不改，浩浩大化，绵延赓续，构成一种宇宙生命精神，一种中国文化绝对精神与民族魂的存在；其为书也，以大道为最高本体论存在，贯通一切、旁通一切，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2003年出版《大道哲学全书》时，曾把《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放入其中，现在考虑到此三本书皆是由现象界提升到形而上界，由经验研究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的，并不是自始至终皆贯通大道本体论的，故这次出版《大道哲学通书》并没有纳入其中，而是恢复其《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形式另行出版。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皆是以大道本体论贯通一切、旁通一切的著作，属于纯粹大道哲学的著作。

中国民族自古就是本于天的民族。天，在无限时空意义上，就是宇宙。以天为本，就是以天道法则、宇宙法则为生命精神之源头！远在7000年前的伏羲时代，中华民族就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开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现在保留在连云港将军崖石坡祭祀烟黑的两块巨石旁，右边所刻银河、太阳、星辰岩画，就是一幅伏羲时

代东夷氏族部落所留下来的最为古老的祭天图^①。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当世界其他民族尚还处于野蛮蒙昧阶段时，中华民族对天道的思考，对宇宙法则秩序的思考，发展到4300多年前的唐虞时代，不仅讲“天叙有典”、“天秩有礼”，从宇宙法则秩序中获得了真理、正义、和平、伦理、道德、自然法与国家观念，而且哲学思考已经达到“惟精惟一”的高度。这使中华民族发展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考方式，即看待宇宙万物的存在，不是对着感官材料思考问题，而是提神太虚，站在“寥天一”的高处，俯瞰宇宙万物，透视其生化化的奥秘，把它提高升腾为一个最高存在，然后去此去彼、去杂去芜，去掉一切具体时间、空间的存在，去尧之誉与桀之毁，去掉一切世俗价值判断，去掉从不同视野看问题所获得的各种观点、观念、偏见、偏执，“参万岁而一纯成，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看那个最高存在，那个最纯粹的存在是什么？然后再将其往下贯通落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可以成天下之文；极其数，可以定天下之象，就像中医根据阴阳五行的变化可以开出无限的处方一样。这与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紧紧盯着原子，或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将原子分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等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直往下分，虽然可以把事物精细化，但它有一个局限，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事物本质及其终极存在，因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无法穷尽的。

大道哲学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明哲以提神太虚、高瞻远瞩的思维方式所发展起来的纯正本体论哲学。它乃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又穷尽万物，忘乎物、忘乎天而又入乎天，明白天地之德而为大本大宗，推天理，通万物而为之的大法则、大哲理。其为道也，乃是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兼三才而两之”的广大悉备之道；其为学也，乃是万物一理之学，或万物一体之学。以大道本体存在而为学，达穷神知化，为之最高知识；得之谓德，为之最高道德；至精至神，为之最高精神。它体用同源，显微无间，先天后天、形上形下，浑然一体，毫无分割，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是完全统一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为一体，而不是割裂为条条块块，支离为相互隔

① 将军崖在祭祀烟黑的两块巨石旁，刻磨有一条长长的银河，银河内有无数星云符号，银河右边更刻有太阳、星星符号。此即当时人所理解的天或宇宙也。这与烟黑的巨石联系起来看，显然是当时人祭天所绘制的天象图。在登上将军崖的立坡上，所刻众多人头像，皆包扎网状饰物。此乃伏羲因结网而渔。所发明之“都布”，即土布也。由上可以断定，将军崖所刻银河、太阳、星星符号，实乃伏羲时代东夷氏族部落祭祀活动所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祭天图。

4 心性灵明论

绝为孤零零的知识或知识片段的。而今在实证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先验实证，变成了先搞一个理论假设，然后去找材料证明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把万物一体之学的知识体系变成了“碎片化”存在，而且除了从感官材料所获得的具体知识，除了一些情感、情绪、欲望、目的一类心理学存在，再也不能上升到最高形上本体存在，再也不能提升为最高精神。现在的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高能物理学、实验心理学等，从本质上说，是在封闭环境下经过实验获得有限知识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可以把封闭环境所获得的知识做得天衣无缝，但一旦环境开放，把实验对象放到开放的环境下，放到广大悉备的条件下，它所获得的知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也就值得怀疑了。知识不能穷神知化，道德不能达于天德，精神不能至精至神，体用不能一源，显微不能无间，先天后天、形上形下完全分割，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之间相互对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各说各话，把天地万物一体之学或万物一理之学割裂为条条块块，将整个知识体系支离为相互隔绝的知识片段或碎片化的知识，不仅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塌陷，也撕裂浑然一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现在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精神危机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哲学危机，都是实证哲学浅薄知识论所造成的危机。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首先就是从学术上补实证哲学之短，及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研究写作的。

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人也好，国家民族也好，养其大则大，养其小则小。惟有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才能广其居、正其位、行于大道，才能贯通天道性命之理，于天地之间立定脚跟不动摇而成为伟大生命。此即《易传》所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也；亦所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者也。大道哲学者，大人之学也。人生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国家民族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就在于与形而上学、与本体论、与宇宙大法则割断了联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国家民族之治及其现代化建设，岂能抛开中国文化的大法则、大哲理，只追求小知小识，或者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摧毁、解构、否定、抛弃现代理论的庞大体系、客观基础、一致性、因果性等，只是追求多样性、多元性、内在性、不确定性，追求一种相对主义的新体验，一种漂泊不定的新感受，或玩弄一些知识的碎片？墨子说讲“天下所以乱者，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大戴礼记》讲“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大成，顾小物而不知大论”，就会使国家之治流于荒诞。惟知大法则、大哲理，方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停留于枝枝节节上，其治不能够广其居，正其位，行于大道，流

于荒诞就在所难免了。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乃宇宙法则秩序之纯粹至正之思维形式也。得大道者，得宇宙之大法则也。得此大法则，刚中而庸，大亨以正，才能广居正位，行于大道，成为伟大生命；而其为治也，才能“天德行王道，至诚回造化；道大有善治，浑厚开文明”；“心一明足以开万世，道一大神功格皇天”。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就是为重建国家民族的伟大生命，为国家民族现代化提供大法则、大哲理，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而撰写的。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却没有至圣神那样。”大道哲学精神，乃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是中国文化最高精神与民族魂的存在。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疑古思潮遮蔽下，经过长期而持续的批判运动，人们对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根本精神的存在，已经忘却，造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忘却，这种集体无意识，不仅拆了庙，而且毁了神，毁灭了整个华夏民族精神，造成了天理良知的丧失与人生的昏昧，因而情欲流荡、物欲肆虐，使整个社会人生陷入了疯狂、偏颇与乖戾。治国平天者，不在于税收钱粮多少，不在于修几条路，盖多少房子，而在于唤醒人心、贞正人心。人心正，天下定！中国几千年来治国平天下者，无有不把贞正人心放到第一位的。现在国家民族面临的最大的文化哲学课题，就是重建大道哲学，唤醒人心，贞正人心。清朝李二曲先生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人心。然欲醒人，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研究大道哲学，研究大道本体最高存在，才能使中华民族于宇宙浩浩大化中获得知觉主宰处与性命之理，安身立命。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就是为支撑国家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从天道义理上唤醒人心，使其获得性命之理与安身立命处而研究写作的。

中国现代化及整个政策制定，无非依靠两条：一是不断变化的情况；二是永恒不变的存在。整个外部世界是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因此，总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日日新，又日新，总结新的经验，以便通变化裁，趋时利用。但外部世界不管怎样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总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永恒不变者，一是人心人性，二是国家民族的根文化精神。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生态环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的道德本性与国家民族的根文化精神，并没有多少变化，而这恰恰是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本质规定性所在，是现代化政策制定不可忽视的最为根本的存在。国家民族的现代化，不仅要有经

6 心性灵明论

济基础，更要有文化的精神基础。中国所以不同于西方，阿拉伯世界所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不在于它们的地理分布与自然环境，也不在于它们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制度，而在于它们文化的形而上学所发展出来的信仰信念与伦理精神之不同。它构成一种社会历史的内在目的论，也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存在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不同，社会历史则各有不同本质，而精神是否纯正、美好，最终决定着它们文明样式与程度的高尚低下。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也是为了使国家民族更好地认识自己文化历史存在的精神基础，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历史本质而研究写作的。

西方既没有欧洲统一的文化历史，也没有治理大国的历史经验。虽然有一个罗马帝国，但其统治，则一靠宗教（基督教）维持，二靠十字军式的武力征服，别无强大真实可靠的社会历史哲学。欧洲直到18世纪，才发展出社会契约。契约就是合同。抛却大纲人伦、政治教化而不顾，物于物而不能与精神世界相通，只靠契约或合同，如何能解决复杂的社会关系，维系国家民族及各种人生？更不要说复杂的现代社会了。而当人类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时，在4300年前的东方华夏大地，就建立起了一个道德高尚、彝伦攸叙、雍容和谐、高度文明统一的唐虞尧舜帝国。希腊人建立斯巴达国，希伯来人建立犹太国，比这晚了将近1000年，而且国家小得多；罗马帝国的出现，则晚了1800多年；俄罗斯九世纪才建立国家，欧洲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没有国家民族的统一，就不会有国家民族统一的政治哲学思考，它只能孤立地思考小公国或城邦国的利益。而中国就不同了。唐虞尧舜帝国的建立，不仅为国家民族统一提供了文化历史经验，而且它还建立起一套“惟精惟一，允阙执中”的历史哲学。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无不以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贯通上自伏羲、炎黄、尧舜，下通唐、宋、元、明、清的几千年文化历史，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无不以大道哲学说个究竟。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的研究与写作，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提供一种大道历史哲学原理，也是为建立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提供历史经验的。

中国的大道哲学不是狭隘的民族文化哲学，而是天下之学，万物一体之学。它不仅具有天地无不兼覆、无不兼载之道，更具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博大精神。以此大道哲学的普遍原理，明明德，止于至善，不仅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而且以其刚健、中正、仁义之精神，更可以为天下开太平。现在联合国那么多人，那么庞大的机构，所以解决不了世界各国问题，就在于缺乏大道哲学兼覆兼载之道与博大精神，而中

国远在唐虞时代就以此“协和万邦”了。当今之世界，乃是霸道的世界，而不是王道的世界。中国之崛起与复兴，惟有以王道经济代替霸道经济，以中正仁义的价值观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方能重新协和万邦，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而大道哲学正是可以为此提供普遍原理的文化哲学。

近代以来，西方人抱持一种“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不仅轻视中国文化，也根本不能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即使他们过去研究中国文化，也只是靠从商人、传教士那里获得的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不仅将中国文化的“经”念歪了，更是依照西方文化观，将其变成了异类存在；现在西方一些所谓汉学家，虽然不乏有见地者，但多数亦是从犄角旮旯搜集一些鄙俗形下材料，作支离破碎猎奇式异类研究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很少能从最高本体论上研究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也鲜能客观地理解这种精神。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从最高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上揭示中国文化哲学独特内涵和逻辑体系，揭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特性与文明的巨大潜在力量，对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在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中显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有着巨大的意义。

现在，不仅中国历史处于盛衰转折点上，而且整个人类近二三百年的物欲恶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世界文化历史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它必须由外在的物质极度扩张转向内在精神发展，由功利之求汹汹于天下，转向一个富于人性的温情社会。中国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也正面临着文化转型，面临着一个以诗书礼乐重新教化天下的新时期。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中国要完成新时期以诗书礼乐重新教化天下的任务，要给世界文化历史转变提供新的哲学原理，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亦乃适逢其时也。

然而，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何其难也！过去二三十年，我出书没遇到过困难，常常是一本书没写完，就被出版社把书稿定下了。现在出版体制改革之后，各家出版社出书都加强了成本核算、利润经营。因此，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费了不少周折！因为该书规模大，成本高，一般出版社是很难接受的。这次，五卷《大道哲学通书》所以能够出版，不仅《道德本体论》一卷得到了华夏英才基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助，而且整个“通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资助及华夏出版社的支持。因此，在《大道哲学通书》出版时，我要向上述单位的领导及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局对我这些年科研工作的支持。《大道哲学通书》虽说是以大道本体贯通一切、旁通一切的，然而它也只是大体具备而言

8 心性灵明论

之的，并非完备无缺的体系，如自然界生化流转的本体论问题，除第一卷《大道运行论》有所涉及外，现在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展开深入论述。这个缺陷，只有待完成《中国精神通史》之后，将来撰写《大化流行论》时补上了。

我的全部著作，大体可划分为知天命之作与非知天命之作两大部分。知天命之作者，怀着天道命令所写作之书也。它充满道德感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而非知天命之作，虽有激情，有社会人生之思考，则没有这种道德感与使命感。《文艺社会学论稿》、《文化社会学》等，非知天命之作也；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则是知天命之作也。写作此书，无私无欲，忘物、忘我，忘掉一切世俗的存在，提神太虚，于“廖天一”的高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那里没有红灯，没有堵车，没有污泥浊水，没有鄙俗、腐败与堕落，有的只是一片皇皇光明的世界，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任我驰骋，可以享受无待的自由与精神的快乐！如果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人类智慧之巅光辉耀眼的哲学皇冠，那么，提神太虚，会其玄极，以应无方，则是攀登人类智慧之巅，摘取那光辉耀眼哲学皇冠而研究撰写者也。我希望与读者共享这种境界！

司马云杰

2011年7月9日于天通中苑淡泊居

自序

天地之间，万物众生，何者最为灵明？自然是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自然是“惟人为万物之灵”。

然而人究竟为什么最为灵明呢？有些动物不是也很灵性、很聪明吗？人之灵明与动物有什么不同呢？人之所以最为灵性聪明，在于心也，在于心的虚灵不昧，在于心之洞然而虚，昭然而明，能够超乎尘外，周乎八极，在于它能够弥纶天地，贯通古今，烛明天理，使万象无所隐遁。

而人心虚灵不昧，在于人性之美与人性之灵，在于人有“好是懿德”的本性，有仁义礼智的本质规定性。此天之所赋予人者，故曰“天命之性”。人惟有此性，有此本质规定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四德备，万理俱，才生色粹然，至神至灵，才能天道变化，正得性命，才能继善成性，涵养扩充，成己成物，成圣成哲，成为天地间的伟大生命。此人卓然异于禽兽者，亦孟子所说“几希”者也。

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心，乃是指人虚灵不昧的天理之心，指以理设心，操存舍亡的存在，而不指一块血肉；而我这里所说的性，乃是指人仁义礼智的道德本性，指天之所赋、人之所禀于义理者，而不只是指食色情欲之类的本能。

这个心，乃是天渊神府的存在，是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存在，是万理俱备，集得众义的存在。而这个性，乃是天植灵根的存在，是人受天地之中，根一心之灵，而不能泯灭者。此心此性，天然之灵机，造化之神府，时时运转，新新不停，不仅率性而动，天机自张，活活泼泼，健行不息，自见天则，而且发而为明觉，烛明天理，使森然万象，万象森然，无外乎吾心。人之生天地间，有此天渊灵根，有此造化神府，有此一点灵明不息的真种子，才能万感万应，会通天地之道，至极之理，无内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而自我会通此理，收拾此理，得此把柄，往古来今，四方上下，一齐穿纽，一齐收拾，才能万事万化，皆出我心，才能像陈白沙先生所说那样，“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不断地进行创造性活动。此人之灵明心性之大用者也。人之生天地间，正是凭着这种灵明心性，浩浩不

2 心性灵明论

息地进行创造活动的。他们不仅以穷神知化的盛德，精义入神，出入利用，通变化裁，备物致用，创造了一个物质文明的世界，更是以通几微，存圣蕴，灵明不息的智慧之心，观化握几，存神入化，创造了一个个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庄严神圣的世界及纯纯不已的世界。可以说人世间的一切盛德富有之大业，及经纶品类、层出不穷的人伦日用，无不出于人之灵明心性的创造。天下熙熙，万象纷纭，人们欢呼雀跃，争奇斗巧，以各种所谓的知识相互驰悦。然这些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可以说一切范畴概念，一切理论方法，一切原理、定理、定律，一切事实的归纳，一切理论的设定，一切经验的实证，一切逻辑的运演，一切观念理念的提出，一切法则秩序的肯定，一切信仰信念的建立，一切主义与世界观，一切见解与皇皇大论，以及种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包括神天神帝、丈六金身、庄严色相、天堂地狱等等，哪一点不是人创造的呢？不是人凭着灵明心性创造的呢？不是出于这个本原，这个主体性存在呢？天地毁，则易不可见，则生生之机或几乎息矣！心性毁，则灵明之机不可见，则创造生化之机或几乎息矣！此心此性，灵明之主宰，创化之大原，澄明可也，存养可也，岂是可以或缺的？岂是可以亵渎、污染、奴役、遮蔽的？

然这个主宰大原，这个心性本体的存在，进入近现代以来，不仅随着西方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传入，变为物的存在，变为刺激反应之生物有机体的存在，失去了本体大用，而且随着哲学上极“左”思潮的泛滥，张口批“唯心”，闭口批“唯心”，更使心性本体及其灵明大用的研究，几乎成了禁忌。但是，人无灵明之心，无这个本体大原，这个天理良知的存在，还能做什么呢？宋明理学家讲“天理良知尚不能存，还做什么人？”人都做不得，还讲什么生生化化的创造呢？心失主宰则荡，性无根柢则流。若心性失却天理良知的本体地位，变为形气知觉的存在，则必流荡放失而无主宰。特别是在一些实用主义哲学支配下，如坐利害胶漆盆中，以鼓动天下之私，则不仅使心性流荡放失，若游骑无所归，而且人物化，天理失，必将毁灭整个精神世界，使美的、善的、庄严神圣、纯纯不已的世界，变为物的世界、机械的世界、利益的世界、本能与物欲横流的世界。

但人并不是动物，并不只是饥于一饱、渴于一饮的存在者，而是天降衷于民，有道德本性，有精神追求者。人不仅渴望美好的社会人生，更追求大美、崇高、神圣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对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中华民族来说，更是渴望一个深厚博大、高明悠远的道德精神世界。这个世界被毁灭

了，也就无法解决人的信仰信念及存在意义一类问题了，也就要出现精神的匮乏与危机了。现在虽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然而人们所以总是感到“生活没意思”，不能说不是精神匮乏与危机的表现。因此，恢复和重建人文精神，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担当的一种社会历史责任。本书正是为此而研究写作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圣贤明哲，无不具有一种历史的担当精神。远的皋陶、伊尹、周公不说，三代之后，自孔孟至宋明理学家，哪一位不是体认天理，涵养心性，致良知，存放心，以贞正天下性命之理为己任的呢？故清儒李颀先生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于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肇处下手，则事半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肇处，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这在宋儒张横渠先生那里，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像古代圣贤明哲那样进行历史的担当，然心往之。故奋然向前，著作此书，为恢复重建国家民族的人文精神，尽一份自己应尽的责任。

欲唤醒人心，惟在明学术。因此，重建国家民族人文精神的历史担当，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重建哲学的心理本体论学说。这自然首先要从学术上弄清其基本理论范畴概念。为此，本部论著不仅一开始就提出了进行这种担当的历史责任与研究任务，更在其后几章，不得不花巨大的篇幅，研究心性本体论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为此本书不仅探讨了古代圣贤明哲关于心性本体的论述，更开出专章研究了心性本体的灵明知性及其体悟通神、转识成慧的能力，并亲临精神的诞生，研究了灵明心性在精神创造中起经纶、出万象、超常伦的主体性作用。惟知心性本体之大用，讲精神创造，讲万化在我，方有商量；舍此，则是外道，则是舍本逐末之学，非吾《心性本体论》之学也。那是谈不上精神创造，也谈不上人文精神的恢复与重建的。

自然，我所说的精神，不是政治宣传，不是新闻炒作，不是社会集团利益的辩护书，也不是时代风气的装饰品，而是人心人性的真诚流露，是人怀道备德，真宰常存，参赞化育，浩然同流，不断达于至善之境的生命精神。这种精神，不是物质的派生物，也不是欲望、目的、要求、动机及情感、情绪一类本能的冲动，而是仁义礼智根于心，四端万善，涵养扩充，过化存神，浩然与天地同流者，是人的道德之心，虚灵不昧，体认天理，昭明大道，炳然宇宙，日丽河山者。人若失去天理良知，只是凭着形气知觉，于感官材料或知觉对象上求知识，取代形而上学的思考，则若暗室张灯，黑夜举

4 心性灵明论

火，自耀其光，照之不远，是谈不上精神及精神创造的。惟心之为体，湛然虚明，能于形上处周乎八极，超然象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良知明觉，炯炯光明，始才是人胸次洞彻浩然的精神世界。因此，我之所谓精神，乃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讲的，是人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会通大道，洞彻天理，知几通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所获得的刚健、中正、仁义、至善、大美、崇高、庄严、神圣一类思想境界，而不是物的知识或心理本能一类存在。惟于此处讲精神，讲人文精神之恢复与重建，也才有商量；舍此，则非吾之谓精神也，更谈不上精神的恢复与重建。

本部论著的研究与写作，全部是围绕着心性本体论与精神创造之关系展开的。前四章主要是探讨心性本体与精神创造的基本理论，后六章则是围绕着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展开研究的。具体地讲，前两章主要是提出重建心性本体论的任务，并对心性本体论史进行了叙事性的研究；三、四章则是研究心性本体的性质，及其在精神创造中之大用的；五、六两章讲立心立命，属价值世界与天道本原问题；七、八两章，讲诚明之教与道德修养，属“为往圣继绝学”之研究；而第九、十两章讲成圣成哲与盛治之道及开太平始基、重建华夏礼义之邦等等，则属于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探讨。本部论著，前半部属于心性本体论的基础理论研究，后半部属于穷神知化、通变化裁的应用研究。但基础理论研究并不仅仅是范畴概念的讨论，而是亲临精神的诞生，研究了中国特有的精神现象学；而应用研究也并非经验实证，而是牵涉到立心、立命、继绝学、开太平之极为深层的心性理论问题。

例如立心立命问题就是这样。天地本无心，何以立心？生民皆有命，何必立命？其实，为天地立心，就是建立一个义理神圣的价值世界；而为生民立命，就是为人的生存建立一套天道性命之理。天地虽无心，然以生物为心也，以人心义理的存在而立之，即天心道心也，即天地之心或天帝之心也。宇宙万物，本是浑然一体的存在，是谈不上心不心、神不神、灵不灵、明不明的。然中华民族凭着一颗灵明之心，赋予天地生物不息以仁的精神，赋予宇宙以大化流行的生命精神，使浑然一体的宇宙成了豁然虚明的存在，成了光明的存在、神圣的存在、义理的存在、法则秩序的存在，成了可思可诚、可继可性的存在，此即“为天地立心”者也。立心是为了立命，为了解决性命之理，是为人于浩浩大化之中，有个安身立命处，有个精神的安宅与知觉主宰处。人惟知此性命之理而贞正之，才能继善成性、不悖不谬、不迁不逆，才能乘天地之正，顺万物之性，浩然立于天地间，上下同流，成为伟大

的生命。此即“为生民立命”者也。本部论著讲立心立命，就是为了重建这个性命之理系统，以便为国家民族重建一种理性自觉的生命哲学。

中国上古时期，本来是存在着“上帝”的。这只要读一下《诗》《书》所说“皇矣上帝”或“皇天上帝”一类说法，就是很清楚的。但是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隐退了上帝，三代之后，宗教就不再占主导地位了。但这不等于说中华民族没有信仰和信念，不等于说他们在浩浩大化中，精神再也没有安宅，生命再也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和知觉主宰处；不是的，而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道的诚明之教，修身养性，正心诚意，代替了“皇天上帝”的宗教信仰。这个道，这个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就是天道法则，就是生化万物的宇宙原理。它是比上帝鬼神更为本原、更为悠远的存在。老子讲“道”在上帝之先；庄子讲“道”自根自本，生神鬼神帝，就是讲的道的本原性存在。以形上之道代替皇天上帝，以建立信仰信念，自然比神秘的宗教信仰理性得多。但这个道，这个大道本体，不仅是真实无妄之理，而且同时具有“寂然不动”、“阴阳莫测”的神圣性质。其施教于民，故曰“以神道立教”。我们知道，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之事的。然他在传《周易》时，却几乎无处不以神的变化莫测、几微幽深，描述“道”的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存在。因此，以神道立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道的神学。不过这种神学已不属“怪力乱神”的信仰，而是以大道本体至精至变、至神至妙的存在建立信仰信念而已。故我在书中称之为大道神学。它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性神学，或者说是一种大道的精神哲学。它是整个大道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大道哲学所提供的是宇宙万物生化的第一原理，那么大道神学所揭示的则是隐藏于原理背后的几微幽深的神妙存在；如果把大道本体的形而上学比作置于人类智慧之巅的光辉耀眼的哲学皇冠，那么大道神学则是那皇冠上闪闪发光的存在。现在出版传播的几乎全部是西方的宗教神学，孰不知中国古代亦有神学乎？这种神学，以大道本体的真实无妄之理为学，修道立教，诚之明之，明之诚之，要比西方宗教神学信仰清醒得多、理性得多。因此，我在书中把诚明之教称之为“一种觉醒的理性信仰”。中华民族在隐退上帝之后，不仅凭此学此教，正心诚意，体悟天理，止于至善，在两千多年里，解决信仰与信念问题，解决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而且为了在浩浩大化中安身立命，建立精神的安宅与知觉主宰处，为了在修行体悟中养出真道德与真性命，还创造了一整套静修体悟的方法，如“主静立极”、“诚敬存之”、“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及“静中养出端倪”、“慎独”、“存放心”等等。大道神学，圣人之学也；诚明

6 心性灵明论

之教，圣人之教也。此学此教，岂可任其湮灭乎？故撰诚明之教，述大道神学及其修行方法，以“为往圣继绝学”。

立心、立命、继绝学，皆是为了修、齐、治、平，皆是为开万世太平。特别是面临着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与崛起，立心立命，不只是为解决个人的性命之理，更应该为国家民族提出明确的道德使命，如追求什么？怎么追求？以什么的理念去追求？以及以什么样的风貌出现于世界？将带给人类以什么样的理念？凡此种种，中华民族在现代复兴与崛起中，都应该有明确的信仰信念与道德使命。天之明命，归根到底是人之明命，它总要有人的理性自觉才行。因此，开万世太平，不只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类问题，更有一个历史的心性本体论问题，即开万世太平，求千年盛治，究竟建立在什么样的人性基础上？是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性恶的基础上？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上，四端万善，教化涵养，则可开出万世太平的始基；而若建立在性恶的基础上，恶欲难填，纷争不已，则天下无善治矣。明儒有诗曰：“王纲一紊国风沉，人道方乖鬼境侵。”理会得此诗，治国岂可不慎乎？万代兴亡，千古治乱，一言判之，人性善恶而已。因此，我在本书的最后部分，讲现代复兴与盛治之道，一再强调社会历史要建立在性善的基础上，建立在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其他像讲“走出西方现代人性论的沼泽地”，讲“还我礼义之邦，重温华夏文明的人性教典”，讲“沐浴圣教，传承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讲“呼唤良知，重建大道哲学的千年王国”等等，皆是在于重建此历史本体论与目的论。惟此，中华民族才有希望，而其复兴与崛起，才不是一句空话。

国家民族的复兴，在于人心的觉醒，在于精神上的强大与贞正，在于整个社会历史建立在人心人性善的基础上。而这一切最终离不开哲学心性本体论问题。因此，我最后要讲的是，本书讲心性本体论，与《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诸书之讲大道本体论，是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因为中国文化哲学中的心性，不是佛教的形气知觉，而是天道义理的存在。只讲灵明知觉而不讲天理，则非儒门圣人之学。这也正是黄梨洲先生讲阳明之学“点出心之所以为心不在明觉，而在天理，金镜已坠而复收”的道理所在。我在本书中把《心性灵明论》定位为新的陆王心学，其意在于把此本体论哲学推向整个精神创造与社会历史目的论存在，而非只是追求虚灵不昧的心性。儒家本天，释家本心，这已是哲学史上的铁案。因此，《心性本体论》并不是掀翻这个铁案，一切重来，而仍然是以天为本，以道为本，以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心性，是推本于天，反诚于性，以经大经、以立大本的著作。